

青樓紀

qing lou ji

人之面桃花

嵐楓◎著

她们是油壁轻车，西陵松柏下。
她们是明珠十斛，落花犹似堕楼人。



青樓紀

if not Gulp

之

人

面桃花

嵐楓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楼纪之人面桃花 / 岚枫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9.4

ISBN 978-7-5075-2373-7

I. 青… II. 岚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28298号

青楼纪之人面桃花

著 者: 岚枫

责任编辑: 彭雪

特约编辑: 四喜 小白

出版发行: 华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55

网 址: <http://www.hwcb.com.cn>

电子邮箱: hwcb@263.net

电 话: 010-58336259 58336193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万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印 张: 8.5

字 数: 160千

版 次: 2009年5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978-7-5075-2373-7

定 价: 23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序

何处结同心 西陵松柏下



xu yan

四月时，离开北京，一路向南，到了心心念念的江南。

闲时，四处逛，只觉得是极静极静的一个城市，路很窄，绿化却做得极好，无处不在的梧桐树遮蔽了刺眼的阳光。从我住的地方步行上班，不过二十分钟，出门不远，便有一条林荫道蔓延向前，人和车都极少，走在路上，只听到风吹叶动的声音。

沿着明城墙一带走过中山陵，满目的翠色中偶尔透出一抹浅灰，乍看并不起眼，走近时，才发现是民国时的建筑，构造精美，却内敛而低调，有不显山露水的高贵奢华，不似北京的皇家建筑，大红和金色，远远便望得到，尽情彰显着霸气与张扬。

平时生活平淡且安适，工作忙起来的时候，却需要持续加八到十个小时的班，没有休息。

小师妹特地打电话来，同我说：“师姐，记得帮我要陈小春和羽泉的签名。”

我微笑道：“好，我记得。”

已经过了追星的年龄，艺人见多了，便开始麻木，觉得他们与寻常人并无二致，就像我现在。曾经看韩剧《女主播的故事》，以为女主播会是多星光闪耀的职业，其实只是一份工作，

上班、下班、领薪水，泯然如众人。

从台里的演播室出来，一个人走很长的夜路回家，只听到自己的高跟鞋敲在雨后湿漉漉的街道上，嗒嗒地响。暗夜的风自不远处的玄武湖上吹来，道路两侧高大的法国梧桐摇曳，沙沙作响。他们说，这些遮天蔽日的梧桐树种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是南京的第一任市长刘纪文手植。比我还年长很多，真沧桑。

录节目间隙，同事开玩笑，天天忙到昏天暗地，真不想自己讨生活，好想去当少奶奶。

我道：“谁不渴望完美无缺的爱情，谁不想放下一切被人宠，可当少奶奶，要美貌、才情、好运气，后者最难，还是老实实在做我的职业女性吧。”

于是相视大笑。

夏天快结束的时候，独自去了秦淮河。它依然秉承着史书里记载的热闹，游人如织，画舫往来。灯光映在水中，光影迷离。

很自然地，便想到秦淮八艳，美貌她们有，才情她们亦有，可渴望爱情的她们做不成少奶奶。她们是秦淮河上最美的风景，却毫不犹豫地离开，转身投奔男人向她们承诺的光明天地，不问誓言真假，如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。蓦然回首，才发现，爱情于她们是水中月、镜中花，是生命中微薄的温暖与曙光，一切不过幻影，转瞬即逝。

于是萌生想法，要为历朝历代的名妓们写一些篇章。

喜欢她们，因为她们是石缝里艰难长出的花茎，哪怕世人不容，哪怕严霜侵袭，不依不饶地定要开出一枝绚丽花朵来，遂成书。



001

序 · 何处结同心 西陵松柏下

001

田倩

029

卫子夫

075

赵飞燕

098

梁绿珠

124

姚玉京

155

苏小小

191

红拂

229

霍小玉

目 录

CONTENTS





她最初的爱情，最终敌不过命运的手。

他不是她的君子，可她别无选择。

——田倩——

青樓紀之田倩

田倩者，齐相管仲之妾也，生而颖慧，学语时，口授诗句，即能成诵。有诗云：“巧笑倩兮！美目盼兮！”遂得名。

倩居乡间之时，有少年姓宁名戚者，两相契阔，亲同形影，后离乡，消息全无。未几，管仲相桓公，告示天下，欲置女闾七百，征其夜合之资以富国，彼时倩父死，家资匮乏，无力安葬，倩无奈，遂自荐，风尘数年，嫁予管相为妾。

一日，一男子击牛角而商歌。甚悲。桓公异之。使管促迎之。男子称曰：浩浩乎白水。管仲不知所谓，不朝五日，面有忧色。倩闻之，笑曰：“人已语君矣。古有白水之诗云云，此人之欲得仕国家也。”仲乃解，荐其入朝为官，倩始知，此人即宁戚也，不禁寸心欲碎，惨然色变，绵绵此恨，曷其有极！

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？终造化弄人耳，前事春梦一场，从此扰扰攘攘，又不知梦醒何时耳。

壹 月似当时，人似当时否^①

极寒峭的一个冬夜，一弯冷月如钩。在相府的园子里，她遇到宁戚。

他突然从假山石后转了出来，就那样猝不及防地出现在她面前。她扭头要走，他便伸出一只手来，拦住她道：“相国夫人，不，应该叫你如夫人，你只是妾，不是么？”

她回头看他，他嘴角向上勾起，脸上有一丝若有若无的笑容，一如许多年前，带点邪气。

她只觉得心里一寸寸疼痛，咬了咬下唇道：“宁戚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他冷笑，咬牙盯着她，面色阴冷。她仰面迎着他，他的目光便似受伤的豹子重新回来复仇，凌厉如刀。

她突然便心软了，缓缓闭上眼睛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，随便吧。”

宁戚笑起来，道：“你以为我是回头找你么？”他的笑声那样冷，言语又那样锐利，如至寒冰刃一刀插入她心里，“我只想告诉你，如今我是除了管仲之外，齐王最看重的臣子！但管仲已经老了，我还没有，当年你要的荣华富贵，我都可以拱手送你！但——”他狠狠地望着她，“但我早已不爱你！”

他转头离开。她站在枯树下，已是严冬，落叶凋零，只剩下枯槁树干指向灰暗天际，寒气一层深似一层涌了上来。望着他的背影，她的泪一颗颗落了下来。

如今宁戚叫她“相国夫人”，很久以前，他是唤她的名字的，她有个极好听的名字，叫“田倩”。

他是她父亲的学生，父亲开了一间私塾教书，宁戚来拜师，她那时候淘气，从父亲背后探出头来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

宁戚勾起嘴角笑问：“你呢？”他微微昂起头，“你先告诉我，我才会告诉你！”

她撇嘴：“爱讲不讲，我不稀罕听！”

宁戚并不与她争辩，只笑嘻嘻地斜睨着眼看她。他有一双漆黑的眼，极明亮，她从未见过这样明亮的眼，如盛夏最灼热的阳光。数年后，哪怕宁戚的面容渐渐模糊，她都清楚记得他的那双眼睛，每每在夜里想起，便会觉得周遭的黑暗世界陡然有了阳光。

她终于在他面前垂下头去，轻轻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叫田倩。”

父亲收下了宁戚，他是父亲最优秀的弟子。他有过目不忘的本事，凡手里翻过的书，他都一一记得。

父亲在田倩面前时时夸他，说宁戚是他见过最聪明的人。他们读书的时候，她偶尔从窗外经过，只见宁戚独自一人坐在课室一侧，俯首临书。

他斜倚在课室一侧的墙上，看上去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但她瞥一眼他临的书，却是一笔极遒劲漂亮的好书法。

他偶尔抬头，看到她在窗外，便对她一笑。他笑起来眉角总斜斜飞起，略有点邪气的样子，有张扬的骄傲。

又过了些时日，他开始学诗，他指着书页向她朗声吟诵：“手如柔荑，肤如凝脂，领如蝤蛴，齿如瓠犀，螓首蛾眉，巧笑倩兮！美目盼兮！”读完他侧头看她，“哟，师妹，原来你的名字是从这里来的呀！”^②

她那时候未读过这首诗，便茫然道：“是什么意思？”

宁戚纵声大笑：“意思是说，你是一个十足的美人！”

她一怔，顿时红了脸。宁戚笑意愈发深了，道：“师妹，我教你念书吧，我们一起读诗。”

她心里是乐意的，却有女儿家的腼腆，轻轻道：“爹爹将来会教我。”

宁戚笑道：“哟，爹爹教的和我教的，那可不一样。”

她想了想，便道：“那好。”

他果然认真起来，一句句教她。那一年的夏日，田家院子里的石榴花开得如火如荼，他们并肩坐在树下，淡黄色藤编的椅子和桌子，自成一处清凉天地。

他教她念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

她还是不懂，便问道：“说的是一种鸟么？”

他笑嘻嘻摇摇头道：“才不是。”

她茫然：“那说的是什么？”

他于是俯身过来，在她耳侧轻轻道：“倩儿，说的是我欢喜你。”

他温热的气息猝然而来，她一下子便羞得红了脸，她肤色极白，透出薄薄一层胭脂似的红晕来，直羞得连耳垂也红了，小小的如两颗玛瑙珠子。

他伸手自桌下握住她的手，她的手掌便如灼烧一般，热得烫人。被他握住时，她只是一凛，然后挣扎要从他掌中抽出，他用力握住，道：“倩儿，你别动。”

她仰面望他，他勾起嘴角笑，后来她一直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笑容，他的笑有非常奇特的蛊惑力。于是，她放弃了挣扎，手掌安然被他持着，垂头道：“好。”

她在他面前完全没有抵抗力，无论他说什么，她都只晓得点头说好。那一日，他掌中有笃定的温暖，晚夏的风掠过，头顶的石榴花被吹落一地，纷纷零落似雨，他们头顶都落满了火红花瓣，另有无数花瓣被风旋起，在他们之间翩跹如蝶。

那年夏天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们一起去山野摘野果，是一种细小的红色果子，长在高树上，枝条上还生了倒刺，极难采摘。

她用衣帕包着手，小心翼翼地采。她也不晓得为何，那段时间拼命想要吃酸的，就拉着宁戚四处寻这种果子。

宁戚在下面托着她，喊道：“倩儿，你小心些！”

她应道：“我晓得的。”

她努力探身去采远处红果，却突然觉得气短胸闷，微微有

些眩晕，手一颤便扎到了刺上，痛得一声惊叫。

宁戚连忙将她放下来，只见她指尖已渗出细小血珠来。

宁戚嗔道：“你就是馋嘴，遭罪了吧。”

她望着他，怯生生道：“宁戚，我痛。”

他笑着摸摸她的头道：“你就是娇气，一点点小伤，忍一忍。”

她很温顺地点头道：“好。”

她声音微微颤抖，宁戚只当她是手指疼痛，待再想安慰她时，却见她脸色惨白，额上沁出一层细密汗珠来。

“倩儿，你怎么了？”宁戚伸手想替她拭汗，却见她裙子上洩出血迹来。

她见宁戚面色凝重，也低头去看，只见大团大团的鲜血在白棉布裙上晕开了，诡异可怖。她不懂得发生了什么，慌得一迭声喊：“我痛，宁戚，我痛。”

“别慌，别慌，倩儿，我们这就去找大夫。”宁戚一把背起她，就往山下跑。他太心急，明明平日里记熟了的路，却偏生走岔了，背着她在山野里狂奔，却怎么也找不到下山的路。

日头一点点西沉下去，夜色渐渐一层深过一层。又是夏末，晚上的山野很寒凉，宁戚只觉得田倩贴着他后背的身体越来越冷。他心里一紧，颤声道：“倩儿，倩儿，你怎么样？”

“宁戚，我会不会死啊？”她将脸紧紧贴在他背上，望着渐渐沉落的太阳，轻轻道，“我们出不去了。”

宁戚怒道：“田倩，你说的都是什么话！”

她伸出手去替他拭汗道：“哦，是我说错了，你莫生气。”她

又生出些孩子似的淘气来，笑道，“若走不出去了，我们就在这山野里做一对野人吧。”

宁戚沉默着，只加快了脚步朝前走，半晌，他道：“我会带你走出去的。”

那一日，也不晓得他背着她走了多少路。而她更加不知是疼痛还是疲惫，神智时有时无地恍惚，睡着了又醒来，醒来又睡去，她伏在他背上，他一路跌跌撞撞地向前，她被颠簸得极不舒服，山野间夜风一阵阵吹过，她觉得冷，但宁戚背上有一阵阵温暖透上来，她便又觉得安心，只要他这么背着他，若在这深山老林里出不去，这一辈子，就这样相依为命吧。

但他们后来终于走了出来，她才晓得，裙子上的血迹，并不是受伤，只是她长大了。

她没有母亲，母亲在她极小的时候便过世了，只有教私塾的粗心的父亲，她其实对母亲并没有太多印象，因为那时太小，她长大的过程中，也没有察觉到缺少母亲有多不幸，但现在，她真希望，母亲还在。

每个月，每一次，她都非常痛，脸色灰白，全身发冷，她仰面躺在床上，紧紧咬着下唇，不让自己发出声来。

夏天渐渐过去，秋意浓了，连绵不断的细雨，淋淋漓漓一整天，她扭头，窗外天空有一种苍冷的灰白色，她无比希望，自己能昏睡过去，那样便感不到疼痛。

有一次，她又痛，昏昏沉沉睡了过去，也不晓得过了多久，醒来时，看到宁戚在她床边，轻轻唤她：“倩儿。”

他望着她，眼里全然没有了往日那灼烈的光，只有温柔和

怜惜，她的泪一下便涌了出来，颤声道：“宁戚，我痛。”

他道：“别怕，倩儿。”

那日，他拿了一个竹筒来，将开水倒进去，递给她，叫她放在腹部，她依言做了，竹筒有微微的温暖，一阵阵透出来，她渐渐便好了些，脸上也泛上血色来。

宁戚握住她的手道：“倩儿，跟我吧，我来照顾你。”

她怔怔望着他，有泪光盈盈地道：“好。”

宁戚的眼里闪烁着熠熠光辉，“倩儿，总有一天，我会用这双手，打一个天下给你！”

她翻转手掌，紧紧握住了他，道：“好。”

她以为，这便是一生一世了。

瞬息浮生，薄命如斯，低徊怎忘^①

她用打火石对擦了几下，点燃了炉火，小小的红泥炉子上顿时泛出一圈浅蓝色的火苗。她将药罐放在火上，小心扇着火，等药煎好。

她睁大眼睛，一刻不停地盯着炉火，她手里的余钱已经不够叫她再浪费一罐药了，上一次，她煎药时睡着，待醒来时，药便煎焦了，只能倒掉。

父亲已经病了半年有余，替父亲治病花去了太多银两，她家本是平凡人家，日日有出无进，立刻就捉襟见肘起来。她心急如焚，却要强装笑颜照顾父亲，还要一分钱当两分花，于是迅速消瘦了下去，昔日圆润的脸庞凹陷了，颧骨突了出来，她

自己觉得是很难看的，但已经无暇顾及。

宁戚也已经离开三个月了，她在炉前一面熬着药，一面想起宁戚走时的情形。

临行前的那个晚上，她替他熨衣服，用那样的方式熨衣服是顶难的，得先将衣服浸得湿透了，又将烧热了的木炭放入平底水勺中，用铁钳夹着水勺，慢慢沿着衣服的纹路熨过去，只听到“滋滋”的声响，腾起无数白色水汽来，混着木炭燃烧的气息，呛得她一阵阵咳嗽。

已是冬天了，极寒冷的天气，她咳得胸口生疼，扭头望着桌上一灯如豆，心里却有些微的温暖，她是在为宁戚，为她爱的男人，做一些琐碎事情。

宁戚半夜醒来，下床趿拉着鞋，见她用手挡着嘴，时时咳嗽着，便走过来，从身后环抱住她。

她侧头笑道：“仔细衣服烧焦了！”

他低头吻她的发，她扭头嗔道：“痒！”

宁戚沉默着，突然一颗泪珠从他眼里溢了出来，重重砸落在她面前，在熨斗上腾起一点白烟，转瞬便逝了。

窗外有浓得化不开的漆黑夜色，远处天际却隐约透出一缕灰白来，仿佛马上便会天亮一般。她终于忍不住，转过身来将脸紧紧贴在他怀里，道：“宁戚，你别走。”

他的十指缓缓划过她如水的长发：“那你爹爹的病怎么办？我们快没有钱了，我得出去挣钱。”

她身子一颤，她晓得这世间种种，她无能为力，只是那样不舍，她似小孩子一般，死死拽住他的衣角不放开。

他道：“倩儿，我要去帝都，我要打一个天下给你，等我回来。”

她努力又努力，才终于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好。”

他便这样走了，便再无一点音讯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家里银子全换成了药，大碗大碗给父亲灌下去，父亲的病情却毫无起色。

她为了节俭，便一再克扣自己的饮食。只有一次，她实在撑不下去，她没想到会这般疼痛，那种剧烈的痛楚，令她将嘴唇都咬破了，依然忍不住发出声来。于是她在替父亲留着的鸡蛋里，挑出一个来煮。熟鸡蛋却又有一股难言的腥，她于是冲出门，伏在篱笆墙下，大口大口吐着，末了，依旧怀抱着宁戚留下的那只竹筒躺到床上。只有那竹筒中透出的温暖，可略略减轻一点疼痛。

她流着泪想，宁戚怎么还不回来。

又过了些时日，临近年关时，她失去了这世间唯一的亲人。

那日她坐在床边，独自守着父亲慢慢冷却的身子，用剪刀缓缓地剪着白布，做一朵孝花。

到去世前一个月，她的父亲已经口不能言。他的一生其实是段顶悲情的故事，年少时他是白衣飘飘的少年，才高八斗，气宇不凡，他也曾前去帝都闯荡，可惜他没有遇到伯乐，但在帝都，他遇到了田倩的母亲，只有她懂得他。

田倩的母亲随着她的父亲回到了乡下，父亲拼命努力向上，却一再遭遇挫折，最后他只能无奈退守乡间，开了一间私塾，教孩子们读书习字，而母亲却如牡丹花陡然移植到了贫瘠